

松叶文丛

东南大学出版社

学术河上乌篷船

吴海发 著

学术三问

王康著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吴海发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学术河上乌蓬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术河上乌篷船/吴海发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 8

(松叶文丛/徐雁主编)

ISBN 7-81089-627-X

I. 学… II. 吴…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0241 号

丛 书 名 松 叶 文 丛

书 名 学术河上乌篷船

著 者 吴海发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210096

电 话 025-83792327 83792214(发行部)

传 真 025-57711295(发行部) 83362442(办公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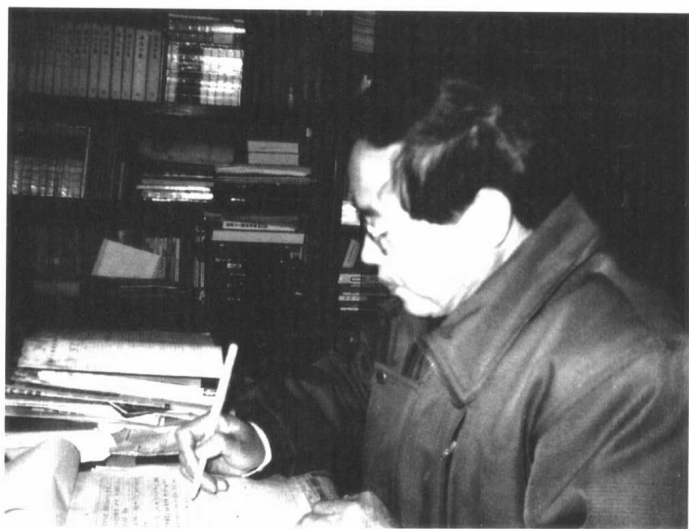
开 本 850×1168mm 1/32

总 印 张 89.5 总字数 2 224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0 元(全 8 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吴海发

自序

我素来没有大志,不曾想过当个什么家,只想在中文教学谋生之余,做点研究,写几本书,——用师长苏州大学钱仲联先生的话说,就是在身后的百年还会有人记起的书。我已出版过几种书,这本《问学散笔》能存活多少年,我不知道,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书中有我独存的文学。

这样写作自序的开端,似乎有失谦谦君子的风度,下面让我说说此书的轮廓吧。我写作不求扑朔迷离,不求故作高深,而是手握素材,持之有故,实事求是,明白如话,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当然行文中不忘情趣,带点幽默。

本书呈献给读者的,首先是给作家的珍贵文献。湮没无闻将近半个世纪的巴金先生的散文《生与死》,我从旧报中发掘所得,巴金先生不顾敌机空袭,不顾敌人横立街头的刺刀寒光,代我死难同胞立言控诉,清芬正气不随时光而流失。此文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重刊于《人民日报》。多家报刊转载,包括《新华文摘》。艾青先生于1940年写有长篇小说《烽火女儿》,旧闻重发,在文化界引起不小的波澜。1940年的艾青大名并未响当当,他人冒其名是不可能的,且这是艾青自己写的信中透露的,艾青的信件已被收录在《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一

书中。事隔六十余年,这位经历炮火洗礼的《烽火女儿》仍旧杳然无闻,不见她飞渡关山,飘然于归的身影。

其次,本书有我对学界前辈的怀念。祝文秀的芳名很少有人记着她了。她既平凡又了不起的人生让人难以忘怀。她虽是有“报界人杰”之称的邵飘萍的侧室,但冒着生命危险,在军阀统治的枪口下乔装打扮搜集爆炸性社会新闻,飘萍被害后,她又冒险殓埋其遗体;以后她生活清贫,回到无锡乡村耕织度日,她含笑驾鹤西逝前的欣慰是,晚年踏进浙江东阳市邵家故居的天井,圆了她邵家淑女的梦。书中写到我的业师唐圭璋先生。我早年就读于南京师范学院(今称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这是坐落在书香馥郁的随园旧址上的一座高等学府。随园的最早构筑者据说是江宁织造府官员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是以随园作的模特儿。这是随园后来的房主、乾隆时代的文学家袁枚透露的信息。

这可是一方凝聚了人文灵气的福地。当年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举办师生科研成果展览会,拙作紧紧挨在唐先生《全宋词》、《词话丛编》之后,我在汗颜不堪的同时,私心里却是乐了好大一阵子。唐先生拍拍我的肩膀说:“刚刚起步,以后好好写。”这句话,无论是在我人生步履之时,还是在我家遭到重大变故毁伤我人生步履之时。我始终记在心头。唐先生是词家高手。我读到他的词集《梦桐词》,震惊于他词作的才气横溢、婉约情深,使我想起,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里他写给我一首《十六字令》。全文如灯,

灯，
今夕分明见故人。
情谊学，
谈论更精神。

我在一本已经完稿的诗词史研究著作中，为唐先生的《梦桐词》写一专章，以表示我对有学问的先师的纪念。书中还写到鲁迅、徐悲鸿、聂耳、华彦钧（瞎子阿炳）、钱钟书、叶圣陶等人，一代名家，民族精英，国家瑰宝。我唠唠叨叨，倾吐情愫，表述絮思，聊记我一瓣心香罢了。

第三，本书收录了《重读鲁迅〈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文。该文当年在大学学报发表，第一次挑明鲁迅此诗写于郁达夫移家杭州半年之后，引起学术界的注目，我抛的是砖，引来的是玉，在全国引发争论，事过二十余年，仍然让人怀念当年实事求是的学术氛围。三年前，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致余秋雨先生的两封信，指出他书中的欠妥。余秋雨立即在网络上发文并被报刊转载，判我为“《山居笔记》盗版团伙”、“文化杀手”。此后我就其大著中另外的问题三致余先生信，余先生来信嘱我不要发表他的赐函，此书中也就不收录我的第三封信。年岁往往欺负记忆，我从来不以为书中有疏忽，就值得大惊小怪。我二次致函余先生，无伤于他立德立言的坚实与用心。

整理这本书稿时，我在偃仄的书室中发现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温儒敏先生的一封书简，记录我与温先生的一段友情，脉脉温馨，照录于后：

海发同志：

函悉。日本人柴内秀司先生曾托我搜求您论文（关于叶圣陶等）谅他收到。柴内先生后来与我没有联系，不知他求得您的文章后，是否編集。据估计，編集的可能不大，他大概是要参考您的大作，供他写作时用。

在我印象中，您的文字写得挺不错，在任教之余还有那么多论著出版，可佩。我有一友人商金林专搞叶圣陶研究的，年谱已出，不知您与他是否有联系。好，有事再联系吧。

温儒敏

12月22日

我写得不多，也写得不好，在此，我对温先生表示谢忱。

临了，还要说明，集子中有一文是讨论钱钟书写作文言的问题，我认为有的人立论有点邪乎了，我提出异议，收录在这里，抛砖引玉。

是为自序

吴海发写于三耕书室

改于江大资料室

2001年5月

目 录

自序·····	(1)
---------	-----

哲人其萎

悼唐圭璋先生·····	(1)
清贫的路·····	(6)
说不完的钱锺书·····	(9)
纪念沈从文·····	(11)
无锡聆听汪曾祺·····	(15)

人影落花

叶圣陶的谆谆教诲·····	(17)
叶圣陶与朱自清的友谊·····	(28)
鲁迅致母亲的信·····	(36)
海外学者陈源·····	(41)
鲁迅与钱均夫的友谊·····	(46)
怀念郑逸梅·····	(50)
淡泊名利的叶至诚·····	(52)
忆念唐弢·····	(56)

记忆之窗

名人的幽默·····	(60)
巴金的五封信·····	(67)
作家叶永烈·····	(73)
黄名芊沪上画展谈话·····	(78)

京华访李辉·····	(81)
吴冠中的散文·····	(83)
艾青的《烽火女儿》·····	(85)
郭沫若《赠达夫》诗的写作日期·····	(87)
《围城》絮语·····	(89)
记巴金《生与死》一文的发现·····	(91)
最早哀挽鲁迅的律诗·····	(95)
读钱锺书《槐聚诗存》·····	(99)
宽容:词典学界的传统·····	(101)
《汉语大词典简编》的一个错字:雒·····	(106)

河汉星沉

访徐悲鸿的宜兴故居·····	(109)
赛珍珠的小楼·····	(113)
阿炳:陋巷中走出的音乐家·····	(116)
苏南访刘半农故居·····	(119)
山村里走出一代草圣林散之·····	(122)
访饮冰室·····	(125)
谒吴冠中旧居·····	(130)
重读鲁迅的《阻郁达夫移家杭州》·····	(133)
丁玲谈鲁迅《悼丁君》诗·····	(141)
评《1988-1990 散文选》·····	(144)
《槐聚诗存》注释一误·····	(148)
答苏迅同志·····	(150)
寻访钱锺书旧居庭院·····	(153)
西花园情思·····	(155)
梦溪园印象·····	(158)
陈家园漫步·····	(161)

拜读艺术巨著——法乳堂·····	(165)
鉴赏月亮湾·····	(169)

杂花生树

记黄秋耘先生·····	(172)
赤子之心惦记华夏·····	(175)
泰戈尔的一首佚诗·····	(177)
萧三谈鲁迅诗的一封信·····	(178)
美的追求者留下的心迹·····	(181)
《风景谈》中的“第二自然”·····	(184)
一条永葆青春活力的河·····	(187)
且听周一良教授的感慨·····	(189)
画家三人行的历史彩照·····	(193)
精微绣《丝绸之路》·····	(196)
《文苑落英》后记·····	(198)
校注本《指南录》后记·····	(200)
《大鹏折翅：记李白的悲剧人生》序·····	(203)
记叶圣陶关怀《汉语大词典》·····	(208)
《科学巨擘杨振宁传》后跋·····	(217)

岁月如歌

致余秋雨先生的信·····	(219)
再致余秋雨先生的信·····	(222)
茅盾的一封信·····	(225)
叶圣老的复函·····	(227)
槐下寄恋情：谈钱锺书别号槐聚·····	(229)
钱锺书的文言文情结·····	(232)
缀在叶君健回忆之后的唠叨·····	(240)

周作人致吴海发信·····	(264)
二泉墓地寄怀·····	(267)
文人手稿的魅力·····	(272)
吴奔星师调侃“老保姆”·····	(277)
馨香祷祝吴祖光先生健康·····	(280)
后 跋 ·····	(284)

哲人其萎

悼唐圭璋先生

唐圭璋先生于去年病逝,作为学生不胜悲痛!

1957年,我在南京师范学院(现在称作南京师范大学)读书,唐先生为我们高年级开设唐宋词专题讲座,我是第一个报名听讲的。先生讲唐宋词,教学风格迥异于别的授课先生。他解释唐宋词,着重发掘词章的意境,竭尽渲染、再创造之能事,让我们徜徉在词的境界中细细体会、玩味。他讲苏轼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把苏轼词中伤悼妻子的深挚感情说得忧伤沉痛。我们学生都认为,唐先生是在借苏词宣泄胸中的隐痛,因为唐先生早年丧妻,藏有难言之痛,与一女儿相依为命,从此没有续弦。长期以来,先生忧伤成疾,多在病中生活。他为我们讲宋词专题之

后,似乎就没有再登坛讲课了。

据东方艺术学家常任侠教授 1937 年 2 月 15 日的日记记载:“接圭璋函,新遭鼓盆之痛,复书慰之。”鼓盆之痛即是指唐先生的丧偶。唐先生正在做着《全宋词》的编纂辑佚工作,费时费力,又遭此家难,而且三位女儿年幼,使他身心憔悴不堪。他化悲痛为力量,让编纂的辛苦万难消解他眼前的吞声之痛。《全宋词》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编纂。且不说远离宋代已经八九百年之遥,而且仅靠唐先生个人之力,其词学视野,学问功底,人文见识,都经受了考验,当时南京国学图书馆的青铜门环铭记他风雨无阻的脚印,铭记他清瘦、憔悴的身影。唐先生告诉我,《全宋词》引书五百余种,两千余卷,包括词丛编、词别集、词话、史部、子部、话本、类书,甚至释道古籍。他手工抄录,积稿有等身之高。考订辨伪也复杂万端。有时两位词人同一姓名,需要鉴别;一首词作,两位词人集子中平列,究属谁家;一首词作误入另一人词集,例如欧阳修《生查子》(去年之夜时)误入朱淑真词集《断肠集》。唐先生告诉我鉴定此词作者,唯有找到最早的欧阳修词集版本,事实是欧集早已收进《生查子》此词,唐先生为欧阳修讨回了此词的署名权。

《全宋词》凭借个人力量,终于在 1939 年前完稿,1940 年付梓,全书 3800 余页,260 余万字。唐先生,手捧雕版线装书不胜感慨,他从此患上了坐骨神经痛。此疾竟缠着唐先生走完人生长途。



唐圭璋七十岁时留影

学术著作毕竟是学人圈子中的事业,阅读面不广,但是总会有人参阅。书到用时方恨少,所以学术著作的出版价值永远存在,但是出版艰难,谁愿慷慨解囊。《全宋词》出现付梓危机之时,唐先生说是乔大壮先生伸出援手出资相助了他。乔大壮是诗人,是篆刻名家,他早年在教育部与鲁迅共事,现今北京阜城门鲁迅故居客厅中还挂着他撰写的对联。乔大壮与唐先生是同



窗,都是中央大学词学家吴梅的学生。乔的诗集《波外楼诗》,我在研究二十世纪诗词史时,曾经为他立一专节论述。我在波外楼诗集中发现了唐先生写的一篇回忆文字,称乔为词坛飞将。抗战时代乔大壮在国家实业机关任职,他以书法篆刻收入资助唐先生。唐先生学术上功德圆满,乔大壮也是有功朋友。这件事,至今似乎不大有人提及。

在《全宋词》出版的同时,唐先生还完成《宋词四考》一书,我在随园旧址的南京师范大学就读时,校方将其铅印,十六开本,发给学生参考。唐先生在课堂上扬起大著说:同学发现错误,请告诉我改正。语气很诚恳,绝不像敷衍的客套话。他在学术上做的都是基础性工程,有存世价值,经得起风吹雨打,经得起岁月的检验,为后代莘莘学子建立了可供开发的园区,可谓功莫大焉。

唐先生是著名教授,省政协常委,但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土里土气,一点儿看不出他是誉满海内外的学者。随园书香馥郁,原为美国资助兴办的一所女子大学,校园优美。堪称一流,在花木掩映中走动的教授、学者,不论男女,无不衣冠楚楚。

唐先生却是一身卡其布或华达呢布衣裳；冬天一条粗呢围巾，裹上半个脸；一顶线织无舌灰帽；别的教授挎一个又黑又亮的皮包，他却挟一只线缝布包（内中眼镜、讲义）缓步走进课堂。他只是在学术上不断攀登，在生活中似乎无所追求。他待人和气，总是笑呵呵的，同事对他很尊重，系主任称他唐老，别的老师在课堂上提到他，也称唐老。他肯帮助人，真诚实在。有位教授被打入另册，他见这位教授学术论文有见地，就介绍给他任编委的一个学术刊物发表。此事是这位教授告诉我的。

唐先生的学术声誉遍及海外域中。我每次出席国内、国际学术会议，总会听人夸奖随园旧址有位唐先生——宋词学家。加拿大籍华裔学者叶嘉莹说：“尤其当我有幸见到了我素所仰慕的前辈学人如唐圭璋先生之后，他们虽然历经患难，仍然辛勤治学的精神和他们对于后生晚辈之期望奖勉的情意，更加使我感动不已。”

我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先在徐州任教，家属悉在无锡，天河南北，苦不堪言。每次回家，南来北往中，我常常踏进南京剑阁路上书香飘逸的梦桐斋的门槛，他从书架满屋的楼上书斋下来迎我，谈见闻、谈人事、谈治学，也会谈及先生的病况。每次趋访，总觉得先生身体渐衰，我的心顿生感伤。

1980年，先生又在信上谈起他患偏头痛。信上说：“收到您十四页信，甚欣慰。和周振甫讨论文，我未见过，可否给我一阅。《羊城晚报》登《直齐书录解题》语，荒废无知，此非僻书，何不查一下。拿汪静之的话当作《直齐书录解题》，可晒之至。”

我与周振甫先生为《湘灵歌》的解释发生争论，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文丛》第二辑上发表长文，与周先生

全宋词

唐圭璋编《全宋词》五册，解放后第一版